

名人面對面

是銀也是雪

羅啟妍在這時代的宋瓷行動

在設計界及藝術界，羅啟妍（Kai-Yin Lo）這個名字應該無人不知，但很多人認識她是因為她著名珠寶設計師的身份，又或是看過由她設計及以英文名「Kai-inLo」為名的首飾系列品牌。畢業於英國劍橋及倫敦大學歐洲歷史系的羅啟妍，令筆者佩服的，是她多年來醉心研究中國藝術文化的態度，除了珠寶、古玉、中國古代傢具外，還有白瓷。

在早前舉行的Fine Art Asia預覽會中，看到羅啟妍今屆也有參加，而她展示的是一系列由她設計的「時代宋瓷」。之後筆者也到她家做訪問，在滿屋都是各式各樣的藝術品及藏品的環境中，和她探討藝術收藏，並談到最新設計的限量版白瓷系列。「我讀歷史出身，一直對中西文化交流都有興趣，所以我對我的喜歡的東西都會深入研究，就好像白瓷，我一直覺得它很美，98年我已在美國丹佛藝術博物館舉行展覽，展示我收藏的白瓷及青白瓷器皿，也出版了《如銀似雪——中國晚唐至元代白瓷賞析》一書。而我特別設計出限量版的白瓷系列，不只侷限於現代化，更是生活化，因為我想讓更多人認識及明白白瓷的美。」就是這樣，羅啟妍邊解釋她的設計，邊帶我在她家中走來走去，欣賞她的收藏，目不暇給，令人樂而忘返。

■文：曾家輝 圖片由羅啟妍提供

問：為何會特別推出這批宋瓷限量版系列？

羅：很多人都了解白瓷的美，但我覺得白瓷很美，而宋代更是白瓷工藝鼎盛時期，日本人和北歐人反而很「識貨」。大家或者只記得宋代國力弱，武功及不上唐代，但陶瓷製造業在宋代反而有顯著的發展，而且貴族及士大夫也改變了推崇金銀器的思想，改為欣賞瓷器，更將它視為可供鑑賞的藝術品。這批限量版的出現，其實是早前香港理工大學Hotel Icon找我設計餐具，所以我就設計了時代宋瓷。對我而言，白瓷代表了高品位的藝術文化和手工藝，連陸羽也說白瓷「邢瓷類銀」、「邢瓷類雪」，所以能讓大家在生活中使用到一些可供鑑賞的工藝品，這是一種對藝術的追求，也是一種對歷史文化的吸收，正如我對這批限量版的定位：生活的道具，也是美的印記。

問：這系列有甚麼特點？

羅：我不是要去重做白瓷，而是在詮釋宋白瓷精緻之神韻之餘，更要融入當代西方的藝術元素，你看這些碟上的一點一撇，是從西班牙藝術家Joan Miro的作品中得到靈感，而碟和瓶邊又加入了美國藝術家Cy Twombly的藝術元素，因為我不是要造一批有宋瓷外形的東西，而是在延伸宋瓷神韻以外，更要有時代感、生活感，所以要有我自己的想法，加上中西文化融合的藝術元素。

問：這跟你一直的研究及收藏有何關係？

羅：對我來說，是從形態設計出發，繼而研究背後的社會環境與人民的生活風尚，以我最欣賞的明式傢具為例，明快的線條與簡約設計最引人入勝。而我第一件明式傢具，就是購於1989年。之後我多次遠赴不同地方，搜尋明式傢具，以徽州令我更依戀。傢具形態固然是吸引我的主要因素，但背後的歷史令我更好奇，促使我從最初的美學角度，轉移至學術角度去探討中國文化。我認為，藝術品之所以令我着迷，不單單是因為外在的美，以及高超的手工，而是背後的人文元素——為



■羅啟妍設計的限量版「時代宋瓷」。



■羅啟妍編的《如銀似雪——中國晚唐至元代白瓷賞析》。



■這批限量版白瓷融入了東西方文化元素，當中更從Joan Miro及Cy Twombly等西方藝術家的作品中得到靈感。



■在這批限量版白瓷的底部都可以找到羅啟妍的簽名。

何明式傢具會這樣設計，我要研究的不是用了甚麼名貴的木材，尺寸比例是如何，而是當時的人如何生活，而這種生活又如何連繫到中國的傳統及哲學思想。這些都是我希望知道的。

在98年，我就出版了《中國古典家具與生活環境》一書，是首本將古典硬木與民間軟木傢具相提並論的著作，探索傢具、家居、建築與生活環境四者之間的關係。在我的研究範疇內，一切都與生活息息相關，所以特別愛收藏平民百姓的家具，雖不是王族官員的名貴物品，但一椅一桌都具有生命力，正是生活的最好見證。

問：那麼跟你的珠寶設計又有沒有關係？

羅：我在英國劍橋及倫敦大學唸歷史系，讀歷史給我很大的啟發，我一向有收集小件和玉器的習慣，但覺得放在家中有點可惜，所以我嘗試把小件組成項鍊佩戴，線條簡單，古人戴的玉珮也是如此。我未受過正規珠寶設計訓練，70年代在美國《時代》雜誌任公關，每天會經過Cartier名店。美國名店每周一是開放日，收集民間的設計品，我帶着自己的作品進去，被卡地亞賞識，買下首批首飾設計，之後被邀為卡地亞設計兩個珠寶系列。

當時市場上只有鑽石和假首飾，沒有中間路線的珠寶材料，而我認為珠寶首飾也應該融入生活，在日常打扮中配襯不同的衣飾，因為貴重首飾須存放保管箱，處處小心提防，因此我提倡半寶石設計，在珍貴首飾和裝飾性首飾之間，開拓出新的時尚珠寶領域。就是這樣，我在83年經營起個人設計的珠寶品牌。

我認為，古玉也好，珠寶也好，白瓷也好，我都是被其背後的歷史文化所吸引，而且藝術品從來都和人們的生活相關，以前的人會用玉來做衣服的裝飾品，白瓷就是家中的日常用具。因此，我這批限量版宋瓷，從來都不會跟生活脫離。

在羅啟妍家中，四周都是藝術品，以及很多書，但不是胡亂混在一起，而是各司其職，古玉、白瓷，加上當代書畫、雕塑，就是這樣拼湊出一種藝術生活。筆者想：如果我買了這套限量版的時代宋瓷系列，當朋友來訪我家時，拿出來盛着不同的食物，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討論這碟上的一點有着Joan Miro的味道，又或碟邊的「龍泉綠」原來是受Cy Twombly所啟發……一切都令人有一種忘記自己身在煩囂香港的感覺。

不過，作品底部有羅啟妍的簽名才是真貨！

名人教路

李紅軍「紙」在人頭以外的世界



■李紅軍及其作品「膨脹的紙片之一」。

■李紅軍的「偏移」

作為中國最引人注目的雕塑藝術家之一，李紅軍有着比較不尋常的藝術經歷——在90年代初便創作裝置藝術，與方立鈞、徐冰等藝術家一起參加國際性展覽，但為了病重的妻子，他選擇隱居在陝西的鄉間照顧妻子，所以96年到06年這十年間，李紅軍的藝術活動幾乎一片空白，直到06年中央美術學院實驗藝術招收他為碩士研究生，他才繼續進行藝術創作。

筆者最近跟來港舉行展覽會的內地藝術家李紅軍訪談後，從其以紙為材料的作品，如《自己》、《膨脹的紙片》、《游離》等，得知他通過紙張的偏移、旋轉等方式，融匯東西方不同的剪紙藝術，砌出一個個大小、比例不同的人頭，表達了人類自身的價值取向在面對社會現實後的偏移、扭曲等現狀。

問：為甚麼要以紙為材料？

李：紙是最普通不過的材料，但充滿無限可能性。你可以看到我的作品，一層層的紙，剪裁成不同的形狀，再疊起來，便成了一個個人頭，但過程是複雜的——先想好一個立體人頭的形狀及比例，之後在一張紙上畫好要裁剪的形狀，之後再疊起來，就好像是將人頭的一層層X光圖重疊起來，成為一個立體人頭一樣。

在這些作品中，我將突破點放在如何將立體實物從平面剪紙的分層製作中完整地轉換出來，嘗試用立體掃描、電腦分析、打印出圖、激光雕刻、手工製作相結合的方法進行創作。各步驟看似很簡單，但要花很多時間，單是裁剪也用上好幾個星期。而且，因為要做出效果，所以我在置紙的時候，將紙轉動，或抽走，這就可以形成扭曲、壓扁等效果。

問：但紙和你的經歷有關係嗎？

李：用紙來創作是很傳統的一件事，而且中國民間也有很多

以紙為媒體的藝術創作，所以我覺得紙很樸實，也很能配合我用單一的色調和無寓意的表情表現出內在的情感。例如，農村過節、結婚或其他活動都用剪紙，而我從小就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剪紙改變了我對傳統民間美術的態度，從那時起我就開始了對民間美術的研究。從對剪紙、皮影、刺繡等藝術形式的思維方式、語言運用的探究中，我了解了更多中國傳統藝術的智慧。

問：用紙和你之前的創作有很大不同嗎？

李：我認為，在語言形式的探索中，甚麼形象都不重要，關鍵是如何用視覺語言去表達我的思想。自92年起，我就開始創作裝置藝術。如在《紅蜘蛛》系列裝置作品中，我運用了土、冰、草、魚、蜘蛛等材質語言，從西方精神中的物質、生命、財富、理想、現實等概念出發，來描述我的精神與生活的現實困境。95年的《道·器》系列則讓最低級的生活器物變成了最高級的文化，通過這種框架，一種器物的外形呈現出一種道的力量。06年後，我創作了一系列紙的作品，這些作品都圍繞着一個紙人頭，而這個紙人頭，實際上是現實中的自己與虛擬的自己之間的討論、對比和交流。

問：我想問這些是誰的人頭？

李：都是我自己的人頭，而且都是合上眼，沒有表情，這是故意的，因為我希望觀眾看到這些人頭時，不是被其表情所吸引，而是讓大家代入人頭之中，想成是自己的人頭，之後思考人頭被拉長、壓扁、扭曲，甚至合併，是不是代表了某種我想表達的情懷，甚至是某種社會狀況。

問：但為何都沒有頭髮呢？

李：我可以加入頭髮、睫毛等，用紙剪成很幼細圖案，再一



■李紅軍創作時十分專注。

層層疊上去，比較複雜及花時間。而且，也可以用不同的紙，在紙上染不同的顏色。另外，我也想過用紙疊出整個身體，這系列都只是人頭，這本書有我之前的作品，裡面也有用紙做出手，而身體也是我想做的，當然更花時間及精神，我或者會先以自己為模特兒，因為比較方便。

問：收藏紙作品會不會很難？

李：存放這些作品也沒有很大問題，因為它們就好像書一樣，都是一疊紙，所以只要不太潮濕，不要放在太陽下曬就可以了。

對於用紙來創作，很多人只認識剪紙、摺紙。不知是不是大家在四周都可以找到紙，反而小看了紙在藝術創作上的可能性及重要性。李紅軍以紙為媒體，創作出一系列表現了自己情懷及現實狀況的人頭作品，延伸了中國民間的紙藝術。筆者覺得溫文內儉的藝術家，有着很多沒有說出來的話，卻以沒有寫上文字的紙張，構建出一個個思想空間。

■文、攝（部分）：曾家輝

李紅軍「出走」展覽
展期：即日起至10月29日
地點：香港半島畫廊